

铭记那些闪亮的名字

——读王昆长篇非虚构作品《六号哨位》

■ 毕 亮

文化视界

一场看似平凡的战斗悄然在边境某处高地打响，身处高地最前沿哨位的5名士兵，最高职务也才是入伍两年半的副班长。面对敌人十几次班排以上规模的进攻，初谙战事的5名士兵如何坚守阵地并展开反击，一场完美的班战术在军旅作家王昆的最新力作《六号哨位》（刊于《十月》2019年第2期）中真实再现。宏大的战场气息与细腻的心理描写，都给读者带来巨大的阅读信任。

韦昌进是《六号哨位》英雄中的一个。他作为主人公，在多年前被以《王成式的英雄韦昌进》为题收进保边疆献青春英雄连环画中。在我及同龄人的印象中，提及战斗英雄韦昌进，第一印象就是连环画中的形象，还有就是小学时在思想品德课本里学过他的事迹。伴随我们的成长，韦昌进所获的荣誉也越来越多，“全国自强模范”“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八一勋章”获得者……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韦昌进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保卫改革开放和平环境的战斗英雄。韦昌进式战斗英雄是怎么炼成的，王昆在《六号哨位》里有详细的记录。在写到韦昌进和他的战友们时，王昆的遣词造句，深含敬意。

1985年某日，20岁的韦昌进一边做着当天的最后一笼面包，一边听着江苏老乡、营部卫生员朱金洪说着要打仗的消息。此时，教韦昌进做面包的师傅王和平“则坐在面包房门前的山坡石头上看一本诗集”。一切都显得云淡风轻、岁月静好。然而已经下到营长曹汉桌上的

作战命令打破了岁月的平静，也改变了韦昌进和许多战友的命运。

果然，没过多久，已经参军两年的韦昌进从面包房被分配到六连9班，9班班长是比他早一年入伍的沈长庚。进了9班这个战斗班，就像军旅诗人周涛在长诗《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中写到的那样：“有一天，我接到一纸战争的请柬/‘×月××日赶到’，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但我马上明白了：士兵们就要开始他们的工作……”

上战场的前几天，韦昌进常辗转反侧，还常做梦，梦见有一颗子弹从黑暗处射来，正中他的颈动脉。害怕一旦回不来的韦昌进便给妹妹写了封信，让妹妹照顾好父母，没想到被妹妹在回信中一顿臭骂。这反而让韦昌进安心了，继而生出一股自豪之情，妹妹长大可以独当一面了。至此，他觉得可以直面战场、不再恐惧战场了。何况“每逢出任务，年轻的战友们都要说一句相互的约定：如果我牺牲，我的父母你得去看看”！

在之前，团里专门派了宣传干事，为韦昌进及战友们拍摄了照片，“谁能回谁不能回，谁也说不上，权当这是最后一张照片”，王昆的军旅题材长篇非虚构作品《六号哨位》从此处开始写起，选取的切入点便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六号哨位。

文中初写到六号哨位时，就对哨位的现况有所描述：“在六号哨位的周围，树木草皮全被炸光了，只有光秃秃的岩石和地下的岩洞。”而岩洞正是士兵们的藏身之所。在坚守六号哨位的难熬时刻，战士们想起的是之前家中亲人们的话语：“你既然是为保卫咱们的祖国去战斗，就要打出个样子来，绝不能给我们丢脸。说句狠心的话，如果你在战斗中有个三长两短，只要是值得，我们会想得开的，你要好好打仗……”而“当炮火燃红了边疆，前线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

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母亲生活的地方”的歌声也唱到了每个士兵的心中。

因为有精神支柱，在最后关头，面对六号哨位即将失守的情景，韦昌进选择了对着报话机喊道：“向我开炮！敌人上来了，快向我开炮！”

战斗结束后，韦昌进失去了一只眼睛，李书水失去了膝盖，苗挺龙双目失明……但他们毕竟从战场上活了下来。立过一等功的李书水，因为伤残，退伍后一直在家务农。当年就是他，带队把韦昌进救了出来。当时站在战斗后的六号哨位，曾在这里待过两个礼拜的李书水，感觉像换了个地方，曾经的山头都炸平了，啥感觉也找不到了。幸好地下有岩洞，救了苗挺龙和韦昌进的命。

活下来的人也有自己的使命。韦昌进每次去烈士陵园，常和老班长李书水一起，看着老战友的墓碑，就忍不住叹息：“我们老了，他们却永远是19、20岁。”活着的还有沈长庚，当时从战场撤下来后，他就感染了病毒性痢疾，随即就近送到军区总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之后，这个带着二等战功的老兵退伍回到老家，被分配到县水利局下属的灌溉站。后来通过自学取得了文凭，又考上了公务员，目前依旧在县政协的工作岗位上保持着军人本色。沈长庚留下了当年的战斗日记和战地家书，在30多年后读来，炮火和柔情并存，如在眼前，如临现场。

活下来并有幸继续留在军营的韦昌进，践行着当年“如果我牺牲，我的父母你得去看看”的诺言。他做过统计调查，一起参战的滕州籍牺牲战友还有12户父母健在。在就任枣庄分军区政委后，韦昌进常抽出时间，一一登门拜访。在战友家人需要帮助时，他总是义不容辞地出钱出力。他知道这些都是六号哨位上并肩迎战炮火的战友们割舍不掉的牵挂。

国防纪事

每次想起四叔，就想起我小时候他穿着军装回老家休假时的情景——我们一帮小孩子围着他转，缠着他讲部队上的故事。

那时候的四叔很神气，每次回家他都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在街上到处转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俨然一副威武的解放军战士的气派。用时髦的话说，酷毙了，很吸引人的眼球哎。

四叔见人就打招呼，然后掏出带过滤器的纸烟微笑着敬给尊长长辈。四叔微笑的后面，透着见多识广。他的口头语总是爱说：毛病——这口头语，当然只对我们小孩子讲。他说话也不再跟以前一样张口闭口带“俺”字，而是说“我们”了——我们连队一百多号人，有男兵也有女兵，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杆枪。

就有女孩子怯怯地问他：“女解放军也有枪吗，四叔？”

四叔便傲气十足地反问女孩子：“毛病——解放军怎么能分男女呢，难道男兵要打仗，女兵就不能上战场啦？”

于是我们就想起看过的战斗故事片，就一齐点头称是。

不过四叔每次“我们”到一半，总是留着一根很长的尾巴。等他觉得我们的胃口被吊得差不多时，便立即打住说：“这次就讲到这里吧。”下午，或者第二天上午，我们继续跟屁虫似的围着他转悠，他仍然蜻蜓点水，给我们撒芝麻盐。我们就觉得很不过瘾、很不解渴。结果一个假期过去，他当新兵拉练的故事还没讲完，就让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每次听四叔讲部队上的故事，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就一齐痒痒起来，觉得当兵真好，问四叔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四叔在部队当了7年报务兵，年年报务比武得冠军。他从沙湾村来，7年后，又回到了沙湾村。

四叔从部队带回来的东西中，有一纸箱子大红证书，那里面有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先进个人等一大堆荣誉。最让人眼红的，是那枚金光闪闪的三等军功章。

看着这些大红证书和那枚三等军功章，我的一颗心像雨后刚开的南瓜花，毛茸茸、湿漉漉的，渐渐生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复员回到老家的四叔，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又开始给我们讲他在部队上的故事，只不过这时候他只讲给我们哥仨听。

我对四叔说：“四叔，我长大了想当兵。”四叔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毛病——好好上学。”四叔悄悄对我说，他要是高中毕业，早提干了。看来四叔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他让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可是，虽然我按着四叔的要求好好上学，但最终没有考上大学。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往下走了。

高中毕业那年冬天，四叔突然把在青岛打工的我叫了回来，命令我说：“当兵去吧，凭你的文化程度，考军校肯定没问题。”

四叔停顿了一会儿对我说：“当然，你必须先当个好兵。”

我不解地问四叔：“什么样的兵，才叫好兵？”

四叔嘿嘿笑了，却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像我一样，当个听话的兵，就是好兵。”

到了部队以后，我严格按照四叔当年叮嘱的那句话，一切听从党安排，扎扎实实干工作，先是入了党，又当了班长，接着考上军校，实现了四叔的美好愿望。

第一次穿上军官服回家探亲，我

当兵就要当好兵

■ 史建业

最先去看望四叔。四叔的双眼使劲盯着我肩膀上的中尉牌牌，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部队7年，一直是大头兵。你小子，第5年就穿上4个兜的军装，可比我强了一百倍哎！”

看着满脸皱纹、头发半白的四叔，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不知道对他该说些什么好。

归队前，我又一次来到四叔家，问他老人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四叔想了半天，还是老一套，只是内容稍微变了一下：“当个好军官。”

我像当年一样瞪着不解的目光看着四叔问道：“什么样的军官，才是好军官？”

四叔想都没想，像当年一样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听话的军官，就是好军官。”

面对充满期盼的四叔，我什么也没说，挺拔地立正，给他老人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遗憾的是，这竟然是我给四叔敬的唯一的军礼。

我在部队按照四叔说的，当个好军官，从排长一直干到正团职干事。每当我的思想波动或者工作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严格按照四叔的要求去想、去做，并且在心里默默念道：“四叔，你要求我的，我做到了。”

多少年过去，我获得的大红证书比四叔的多几倍，还有4枚三等军功章。可惜的是，这些四叔最看重的宝贝，他都看不到了。

听二弟说，我回部队不久，四叔感觉胸部不适，去医院一查，肺里出了大问题，结果不到半年就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要碎了……

如今掐指一算，四叔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

这辈子，我最不能、最不该、也最不敢忘记的是四叔。每次被评为优秀机关干部，或者发表的文章获得大红证书，或者胸前戴上了军功章，我只能利用回老家探亲的机会，来到他的坟前扑通一声跪下，望着石碑上的四叔轻声喊道：“四叔，我又被省军区党委评为优秀党员；四叔，我的胸前又多了一枚三等军功章，你看到了吗？四叔，我想你……”

每次想说的话没说完，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大运河的思念

■ 程菊珍

仲秋，我来到富饶美丽的苏北平原，来到周总理的故乡——运河岸边的古城淮安。清晨，淮安城雾气浓重，站在运河的这岸望不见那岸，只能听见河面上机船的“突突”声及各路船家忙着装卸当地土特产时的吆喝声。太阳出来了，雾气渐渐散去，岸边翠绿的稻田显露出来。稻苗尖儿上结挂着一个个碗口大小的蜘蛛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就像苏北姑娘那漂亮绿裙上的银镶边儿……

空气是清凉和潮湿的。我们随着一队刚从船上下来的脚夫走进城去。驸马巷口是一家酱菜工厂，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麻油清香。从这儿往前走，不远处是一条小河，河对面有一幢青砖灰瓦的平房，白字蓝底的门牌上写着“驸马巷7号”，这儿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跨进门，右侧是总理的书屋——一个较高的木桌木凳，那是先生的座位；一侧是总理的小桌凳，旁边有床，上边放着炕桌。在总理出生的房间，正中墙上挂着父亲周劭纲的画像，床上铺着江南农家常用的蓝底白花纹被褥。

院子里有一口小水井。当年，总理经常和乳母一起用一个带盖的小柳斗，从这口灰白石头的小井里提水，运到旁边的厨房做饭。其他几间屋子，摆放着总理用过的裁纸刀、坎肩、毛毯、浴巾、拖鞋、笔筒等，都是非常普通的用品。屋子后边有一个不大的园子，载有1981年邓颖超访问日本时带回来的田中角荣敬送总理的一株樱花树……

走出总理的故居，我漫步在运河岸边，心里不由得产生疑问：这，难道

就是总理的宅院？

淮安，曾经出过几十多名人将士？从运河两岸那一处处富丽的楼亭殿宇、碑刻塔隘、珍草奇木便一目了然。是的，就连一个小有名气的盐商或州官，也争先恐后地在运河两岸建宅造邸，还有的当官后回乡光宗耀祖、修坟造墓。人们在游览他们的庭院时，都惊叹其富丽堂皇。他们的富贵和总理的清贫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总理啊，您的故居没有显赫的楼亭，没有富贵的摆设，没有石塔和纪念碑，您用苏北农家平平常常的房舍和用品，在人民的心中立下不朽的丰碑。

当地领导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几间房屋，总理生前曾多次嘱咐中共淮安县委，不要让人参观他的故居。1958年6月29日，他给当时的副县长王汝祥亲笔写信：“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入参观。”总理还多次写信让拆除他的故居，给当地盖工厂。总理逝世后，人们再也忍不住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淮安县委请示了省委才把周总理故居修复成今天这个样子……

古老的运河，翻着波浪，向远方流去。我仿佛看见她在唱着一支深沉的歌，一支怀念的歌，一支共产党人人与人之间血肉相连的崇高的歌，一支真正发自人们心底的深情的歌。啊，大运河深深思念的歌！

一瓣心香



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

刘松柏篆刻



炊烟（油画）

陈道云作

文物要“活化”，但不要“娱乐化”

■ 杜 浩

近年来，随着一些文化节目标播，催生了国内的文化遗产热、历史文物热，但在这种文化热潮中，历史文物“娱乐化”倾向也显露出来。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到博物馆的娱乐化倾向的问题，指出博物馆的文物除电视娱乐化途径外，实现文物的“活化”还可以有多种方式。

博物馆文物展出，从库房移展出览，借助科学技术让观众从多角度近距离欣赏，举行全国性、世界性的巡展等，这些都是实现文物“活化”的方式。但是，目前在博物馆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展览多，有关革命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内容较少，显得“厚古薄今”；研究上，浅尝辄止，面对丰厚的文物资源，缺乏深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富有思想性、启示性的

学术观点；传播上，“耍宝卖萌”“文物戏精大会”之类的短视频越来越多，甚至会误导公众对文物内涵的认知；文物收藏观功利化，重视文物的经济价值，而轻视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及时代价值。特别是当下有的电视节目过分地将博物馆娱乐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扭曲和误导。

面对这种娱乐化倾向，博物馆的确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课题。面对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博物馆和文物单位的工作者应该研究怎样借助这种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新方式，更好地为博物馆的展示、教育等功能服务，创造出高品位或高品质的文物节目。娱乐化技术进入博物馆领域不可避免，我们可以使之成为弘扬博物馆文化的延伸手段，把握

正确导向，发挥其正能量。

博物馆的文物传播，不能减损文物的历史厚重感，应坚守历史和文化的底线。无论是文艺创作者还是博物馆应该以引导为己任，研究怎样传播文物所记录的深邃的、丰富的内涵。过度娱乐化不是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网上所谓的“陶俑活动起来”“皇帝从古画中走出来”等文物视频流传，一些地方的文物被粗鄙化打造、滥加改造，致使厚重深邃的文物变成了娱乐化的文物，其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寻找不到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更无法带给人们历史的庄重感、神圣感甚至文物的艺术美感。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人类延续的生命记载。它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核心记

忆，承载着一种文化的基因密码。一个民族丰富的文物，是其不可割断的历史，让后人从中获得真理和经验。文物决定了我们的历史态度、文化态度、美学态度，更能激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在当下的历史文物热中，我们必须深知，文物有其本身独特的历史特征、文化特性、美学属性、艺术品性，文物当然要“活”起来，走出深锁的“围墙”，焕发崭新的生命力。但是，我们不需要“娱乐化”的文物，历史文物娱乐化的倾向，当引起高度警醒。

热风冷眼